

散文中国

精选

San Wen zhongguo

牵着我的手重新许愿

杨献平 主编

我愿是手臂 让你依靠
虽然白发苍苍
我仍愿是你脚边的炉火 与你共话
——蒋勋《许愿》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散文中国

精选

San Wen
zhongguo

牵着我的手重新许愿

杨献平 主编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牵着我的手重新许愿 / 杨献平主编.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8

(散文中国精选)

ISBN 978-7-201-08248-6

I. ①牵… II. ①杨…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45727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黄 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700 × 960 毫米 16 开本 11.75 印张

字 数:120 千字

定 价: 22.50 元



目录 Contents

母亲的漫长往事	旧歌谣	述说一座城	风静静吹过田野	88岁的外公	忆忘如一	锈犁	母亲那双脚	父亲印象	一声长叹	清明无雨	尘埃过后	有一种声音在叫我	你是我的潜伏期	看病	核桃·粗布·槐·棠棣	烧炭过冬	闹鱼	料峭春寒	岁月的眼神	明日大暑	隔着河流看过去
陈洪金	朱谱清	朱谱清	朱谱清	钱兆南	陈年	洪忠佩	韩冬红	韩冬红	苍凉逐梦	苍凉逐梦	苍凉逐梦	张谋	张谋	孟大鸣	浅蓝	透透	透透	冉令香	冉令香	冉令香	孙蕙
111	103	100	97	89	79	75	70	67	61	59	55	52	49	45	34	29	24	17	11	7	1





目录

Contents

接站	赵宏兴	116
沉默的闹钟	李新立	118
你是我唯一的表达	孙国华	122
为你写一首招魂曲	孙国华	125
说给你听	闫语	127
你是我的月亮	徐淑红	134
竹之趣	董竹林	137
目光中的顽童	董竹林	139
农事	董竹林	142
好好先生	王妃	148
发肤之亲	李萍	150
过年	李萍	157
旧影暗伤	李萍	162
『碗』岁	李萍	167
土炕暖暖	李萍	171
灶火风匣	李萍	177
曾经的自行车	李萍	179



隔着河流看过去

孙 蕙

父亲六十五岁、母亲五十八岁那年，他们搬进了新居。按照风俗，乔迁之际要送礼以示祝贺。在家闷了头想，也没理出个头绪。无聊之际拿出年久未翻的影集，一张一张地掀过去，母亲年轻姣美的脸庞像朵花，在我的手下缓缓盛开，我的心快乐得直跳。那是母亲最美的时光啊！那年母亲刚刚 20 岁，有着一头乌黑油亮的长头发，母亲总爱把它们结成麻花辫子垂在胸前，从门前的石板路经过时，身后总是落满年轻后生热辣辣的眼光。

母亲 14 岁时，外公撤下外婆和六个孩子去世了。为减轻外婆的负担，母亲毅然退学，进了家门口的一家工厂做挡纱工，下班后还到外婆的米饼摊上帮忙吆喝生意。外婆后来常对我说，要是母亲继续读书的话，一准儿是个做学问的材料。就在外婆家的门槛被左邻右舍快要踏扁时，母亲丢下一句话：“你们少操心，我有了中意的人了。”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在我们这个小小的苏北小县城，奉行的还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因此听了母亲的话，外婆气晕了，冲着母亲就一个巴掌掴下去。

父亲 50 年代末毕业于江西某医学院。有着一米七八个头的父亲，喜古诗，会拉二胡、吹口琴、吹笛子什么的，却因家庭成分不好，没哪家愿意把姑娘嫁给他。加之父亲天性孤傲、不善言词，因此 27 岁了仍是光棍一条。偶然的的机会，父亲与母亲相遇，没读多少书的母亲被父亲迷住了。

“我识字不多，就想找个有文化的人，成分好不好要什么紧呢？是当饭吃还是当衣穿啊？真是的。”母亲有次在与我闲聊时直摇头。

但外婆却不这样想。在外婆的内心，始终认为是她耽误了母亲读书，外婆希望她这个幺女将来能找个好婆家，过上有饭吃、有衣穿、凡事



不用操心的舒心日子。无奈母亲是个犟脾气。最终母亲胜利了,也付出了代价——娘家没给一分钱的陪嫁,也没有送亲的队伍,母亲收拾了旧衣裳,一个人走进了父亲那有些寒酸的、只有书本相伴的乡医院宿舍。

那年母亲刚刚 20 岁。在成为新娘子之前,母亲偷偷地去了县城最好的一家照相馆,把她最灿烂的笑容用胶片定格成永恒。

婚后第二年,母亲生下了我。由于没人照应,母亲生下我的第三天就下地做家务,并到河边洗尿布。有好心人提醒母亲说,孩子,这可不兴啊,这样会落下毛病的。母亲笑笑,照样下河洗尿布,照样做饭给她亲爱的丈夫吃。那时的母亲是快乐、单纯的。在她的眼里,父亲就是她的天、她的地,现在有了孩子,她更要上心了,因为这是她一点一点建起的家啊!

当时母亲在县城上班,只有星期天才能坐上汽车赶到乡下与父亲团聚。终于有一天,母亲发现父亲的心里有了秘密,而这恰恰是母亲最最痛恨的。母亲永远都不会明白,敏感纤细的父亲,当初接受母亲,除了被她的痴情打动外,他也确实需要一个家,而且母亲长得好看,这多少满足了父亲的虚荣心。但父亲的内心深处,始终有块处女地没向母亲打开。当他在合适的时候遇到合适的人时,不想发芽总是不能够的吧。

从此,争吵成了父亲与母亲的见面语,然后有一天,母亲丢下我,独自回了县城外婆家。

父亲有个做老师的石姓朋友,由于出身不好,常被拖了游街。父亲替朋友叫屈,从此被贬到大队做赤脚医生。我留在父亲身边时,父亲已从医院搬到了一个叫富溪的村子里。

流经屋前的是条小河,河面上有座小木桥,人从上面经过颤悠悠的,还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听父亲说,我第一次经过这座桥时,是从上面爬过去的,那样子像个小笨熊。父亲说这话时,头发已花白了,那样久远的岁月啊,我是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只记得河的两岸是平阔的菜地,开满了金黄的油菜花,沿河岸是一排柳树,长长的柔丝垂到水面,桥的不远处有架风车,是村子里用来引水灌田的,我常和伙伴们赤足坐在风车的边沿上吹风。



而最常见的要数芦苇了。那随处生长的密匝匝的芦苇,潇洒淡雅、临风摇曳,远望去就像一座铜墙铁壁,到了秋天,秆头上还冒出许多灰色的芦花,摘一把放在瓶子里,相当古朴典雅。那时只知喜欢,却不曾料到,若干年后,我会对着它,用忧伤的口琴曲子诉说心中的烦恼。

当时村里还没有电灯,家家都点一盏小煤油灯,暗淡的灯光会将人影放大并反射到墙上,活像妖魔鬼怪。记得有次半夜醒来,父亲不在身边,我从被窝中探出头,猛然看见有个人影站在床边,却又不说话,吓得我将被子紧紧地蒙在头上,嘴里一个劲儿地直叫唤。不知道过了多久,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隔着棉被轻轻地唤我,说:“爸爸出诊了,以为你不会醒来的。”我还是不敢将头露出来,说:“爸爸你快把那人赶走吧。我怕啊。”爸爸说:“哪有人啊,你把被子松开,不然会闷死的。”我说:“有啊,就在墙上嘛。”父亲哈哈大笑,说:“傻孩子,那是我的白大褂啊,别怕啊没事的,爸爸回来了。”于是我才战战兢兢地探出头扑到父亲的怀里,满脸的泪水打湿了父亲的前襟。经过这次的惊吓,父亲也有些害怕,因为他常常要出夜诊,将我一人丢在偌大的房子里终不是办法。

父亲和母亲商量,让她把我接回城里。但母亲却不松口,说:“要回城可以,你也得一起回。”

从此父亲与某人断了念想。

那是1972年的夏天。那个夏天成了父亲心中永远的伤疤。

我已经记不清是如何睡到外婆的床上了。只记得当我睁开眼时,看到的是外婆笑得像菊花似的脸,和搁在我脸上的干燥的双手。外婆说:“丫头,快穿上衣服跟我去医院。”我说:“去医院?谁生病啦?”外婆“吓吓”地朝地上直啐唾沫,告诉我,母亲替我生了个小弟弟。我“啊”的一下子就扑到外婆的背上。

爷爷一直盼着能抱上个孙子。但母亲连着生了两个女孩,爷爷很不高兴。作为医生,父亲应该明白生男生女不是女方一个人的事,但他却不吱声,甚至还怪母亲和我大姨一样,只会生女孩。母亲很要强,又不好回娘家去诉苦,因此常在没人的地方抹眼泪。有次被我撞见了,我就贴在墙边闭着眼幻想自己如果是男孩该多好。想着想着,就一个人对着墙笑了起来,不料却惹来母亲的一个大耳光。



牵着我的手重新许愿

去医院要经过古老的护城河,然后再走一段弯曲的石板路。到了医院,我看见母亲偎在父亲的怀里,我注视着那两张幸福的笑脸,突然觉得他们有些陌生。于是低下头,看着母亲怀里紧皱着眉头的小小人儿。这就是我的弟弟?他长得好丑啊。母亲哈哈大笑,在我的脸上刮了下,然后说:“他还小,长大了就是个帅小伙了。”我趴在床边不敢动弹,母亲的声音好温柔啊,并且她用手在摸我的脸哩。

好长一段时间,家里充满了笑声,温暖得我的心飞呀飞,从此盼望着母亲能天天生小孩子。

经过母亲多方的奔波、争吵、交涉,在我进入小学的那年,我们一家六口终于搬进了公房,那是一座有着百年以上历史的老房子,两进的院子、木格子推窗、青色的方块砖,东厢房还铺着木地板。尤其让我兴奋的是,院墙上挂满了绿色植物,墙根下还有许多山药。记忆最深的是“打碗花”,阳光下开着紫色的花瓣,令小小的我窒息,我常会凝神半天不出声。母亲总说不能摘啊,否则手里的碗会摔碎的。我不信,有次趁她不注意,偷偷地摘了朵夹在书中,然后坐在桌边,捧了个碗翻来覆去地看,却不见它们从我的手中滑落。我暗笑母亲唬人的水平也太低了。中午吃饭时,握得好好的碗突然“叭”地从我手中掉落在地。面对母亲射过来的严厉目光,我从此再不敢打那花的主意了。

院中还长着棵石榴树,树下摆着个高高的水缸,六七月份会从中冒出几枝粉红的荷花,软软的,像极了弟弟嫩嫩的皮肤。炎热的中午,我常用几张小凳子拼起来躺在荫荫的树下,一边哄着弟弟睡觉,一边偷偷翻着从父亲书桌上找到的小说或唐诗、宋词,碰到不认得的字我就跳过去,然后再趁父亲不注意放到他的桌上。

沉浸在墨香中的我,心渐渐地充盈,家里的事也不闻不问。有次吃饭时,我发觉桌上好沉闷,就不假思索地说:“你们为什么不说笑啊?”母亲扫了沉默的父亲一眼,然后说:“有什么好笑的,快吃快吃,我还要上班。”直到我捧着的书被一双手狠命扯走,我才惊觉我已忘了母亲不和的事实。茫然中我看见母亲红肿的眼睛,指着我说你不是书公子的命,书看多了有什么用,我白生你了。原来母亲要离婚!我问父亲怎么办。父亲说:“离就离吧,我也过够了。”我知道父亲敏感纤细温和,而



母亲却大大咧咧、性格急躁,是个点火就着的人,这样的两个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对双方都是种折磨。私下里我是向着父亲的,却又觉得这样想对母亲不公平。于是就有点怨恨起父亲来。可是再看看父亲隐忍的表情、鬓角边碎碎的白发,我又有些同情他,这些年父亲也活得不轻松。注视着墙边渐黄的枯藤,我满脸是泪,无所适从。

那些宁静而幸福的午后啊,从此再也不会回来了!

看着三张花猫般脏兮兮的脸,父亲打破常规,主动去外婆家接回了母亲。但从此他们之间打起了冷战,凡事总让我们三姐弟在中间传话。那段时候,我曾经想过离开这个家,走得越远越好,永远也不要回来了,甚至私下里希望父母亲离婚算了。这期间,正值壮年的石老师突然因脑溢血过世。吊唁回来后,父亲好像变了个人,不但关心起母亲的起居,而且还偶尔地和母亲说笑了,每每这时,母亲总是一脸的灿烂,她会吧散着茉莉茶香的杯子轻放在父亲的书桌上,然后坐到不远处的木凳上,手里不停地绕着毛线,那样子是雅致的,是恬淡的。对于母亲的改变,多年后我才悟出,对一个心中有爱的女人来说,丈夫的温情其实是她最大的开心和满足,因为儿女终究是要飞的啊!

父母的关系有所缓和,但我独来独往的习惯却改不了了。同学们说我傲慢、清高,他们哪里知道我是多么的渴望友谊渴望爱啊,我怎么也冲不破多年来缠绕成的茧壳,那是我内心的软肋。由于性格所致,我的婚姻成了父亲的翻版。母亲恰如当年的外婆,但我没有母亲的果敢,面对亲情与爱情,我选择了亲情。

我试图忘掉儿时的阴影。于是我拼命地读书、写作,这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时常听到有种声音在呼唤着我的灵魂,它们总是在我的头顶散发出经久的阳光,温暖并把我照亮。它们不会背叛我,面对它,我焦急的内心会平静,世界也才真正地完整。如果不是父母的乔迁,我想我是不会鼓起勇气隔着河流看过去的。令我震惊的,不是父母的不和,也不是我小时对父母的耿耿于怀,而是在我有限的文字中,没一篇是描述童年生活的。

当我把翻拍好的母亲的照片送过去时,父亲捧着相片眉开眼笑,说这张还不是母亲最好的,母亲在一旁嗔怒地说:“那张最好的被你撕



牵着我的手重新许愿

了啊。”父亲说：“是吗？我怎么记不得了？”看着父母亲密地争论着，我的心突然就有些酸酸的。是啊，父亲和母亲，他们原本是两条孤独的鱼，一个淡漠，一个热情，互不相干，却在偶然的乱流中相遇，从此成了对方唯一可以取暖的源头。也许心的温度，有时会愈近愈冷吧？

沙发上，两个人靠在一起看照片，他们幸福的瞬间让我相信，破碎的终将再度圆满，那么，我们何不以感恩的心去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幸福和伤痛呢？

如果你不能立即找到我
你也应该保持着勇气去继续寻找
而我
总会在某个地方停留着等你

.....

——惠特曼



明日大暑

冉令香

1

凌晨四点,“当、当、当、当”,条几上的老座钟敲碎屋内的沉寂和黑暗时,父亲翻了个身,推醒了沉睡的母亲。窗外蒙蒙亮,母亲一骨碌坐起来,就着微弱的晨曦穿衣起床。她摸索着穿好袜子,蹬上黑襟布鞋,到院里的水池前洗脸。水龙头开得极小,细细的水流接进脸盆,刚好够用。

一大捆游览图、几把红绳吊带玩具,被母亲一股脑儿装进布包。一出了家门,清爽的风扑面袭来,母亲精神一振,脚底生风,沿人行道一路小跑。不到四点半,偶尔疾驶而过的车辆打着刺眼的长灯,匆匆叩打着酣睡的马路渐渐醒来。西天的月儿泛着一脸清光,赶着母亲匆忙的影子在人行道上簌簌后退。

母亲大步流星赶到天外村停车场时,额头上已微微冒汗。她立足未稳,刚要扒下罩在外面的衬衣,就见一辆外地旅游车开进了停车场。车子喘着白气且走且停,几个兜售游览图的妇女从四面八方包抄了上去。母亲来不及脱下衬衣,一边从鼓鼓囊囊的布包里往外拽游览图,一边朝旅游车追去。捷足先登的几位开张大吉,车上下来的游客买走了她们的游览图和玩具。母亲迟了一步,只得跟在一位带孩子的游客身后推销儿童塑料相机。孩子被玩具吸引,停下不走了,“4块钱一个,”母亲解下一个递过去。“3块5。”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母亲身后的胖女人冲上来抢走了生意。母亲火了,说:“怎么砸我买卖?”胖女人蛮横霸道,眼一瞪腰一掐地说:“一个愿买,一个愿卖,凭什么说你的买卖?”母亲心火上拱,和胖女人针尖对麦芒吵了起来。旁边几个妇女瞅瞅她俩,挤鼻子弄眼地笑着向几个游客围拢过去。母亲眼尖看个分明,



牵着我的手重新许愿

怕又步人后尘,当即休战,跑过去兜揽生意。

2

父亲在麻雀的欢叫中再次醒来,柔和的阳光探进窗来,正好洒满了母亲的枕头。父亲咳嗽一声,把一口痰液吐进床脚的痰盂,这才沉稳地穿衣起床。父亲做事向来有条不紊,即便是穿袜穿鞋,也是一板一眼,整好了左脚,才穿右脚。

父亲提起蜂窝煤炉的风门,让闷了一夜的炉火透气,渐渐烧旺起来,然后提了煤球炉上的铝壶,倒出些温水洗脸。老座钟叮当敲响八点的时候,父亲撂下饭碗,骑着三轮车出门了。后车斗里装着几只木箱,里面的扳子、钳子、螺丝刀们忍受不住颠簸,“叮叮咣咣”地斗起嘴来,木箱外的两个打气筒一言不发,在尼龙袋拼接的遮阳布上睡得一塌糊涂。

一段废弃的铁道岔路旁,父亲把三轮车靠着黑糊糊的西墙根儿停好,一个小伙子推着瘪了带的自行车急火火地走过来,父亲摆开摊子,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3

母亲背着依然沉甸甸的布包,干裂着嘴唇走进家门的时候,已是上午十点多。“咕嘟咕嘟”一气儿喝干碗里的水,母亲盛一碗葱花炆锅面,吃早饭。尽管面条煮烂了,却是温热不烫,饥肠辘辘的母亲大口大口吞咽着。父亲每天把早饭做好,温在封了气门的煤球炉上,才出门干活,晚归的母亲总能吃上口热饭。

半小时后,母亲戴了顶宽檐布帽,又去天外村停车场兜售她的游览图和小玩具了。尽管游人比早晨少,但只要不停跑动,还是能找到买主的。她背着一大包游览图挤上了3路公交车,企望有意外的成交。“下去,滚下去!”不料司机勃然大怒,破口大骂。母亲慌慌张张欲从前门下车,司机一脚踩下油门,车子越快越快。母亲仓皇地跳下车,整个身子像面口袋一样重重地摔在柏油路边的石沿上。母亲半晌都没能爬



起来,右肘摔伤,殷红的血渗出来,顺流到右肩的背包上,滴滴答答浸湿了游览图。几步外的胖女人撇着嘴,白眼斜刺着狼狈的母亲,鼻子里“哼”了一声,扭着肥硕的屁股走远了。母亲强咽下泪花,掏出一卷卫生纸摁住伤口,一瘸一拐地走到停车场北边,靠在巨型游览示意图的广告牌下,坐等问路的游客。太阳炫着火辣的亮光,刺得人眼睛只想流泪。母亲重重地叹了口气,扯起袖口抹了把额头上涔涔外冒的汗珠。

4

午后两点,母亲提着饭盒、暖瓶,去给父亲送饭。右胳膊肘蜷曲着不敢伸直,稍一用力牵着整条胳膊钻心疼。太阳烤得柏油路面滚烫,脚下软塌塌地让人瞌睡,提不起精神。

父亲今天的活儿不少,忙了整整一个上午,遮阳布还没来得及扯起来。腥咸的汗水滴滴答答砸在地面上、自行车胎上、修理工具上,父亲的灰蓝色布衫上背着层厚厚的白碱花。

自从几年前他们居住的村子纳入城市规划,大片大片的土地被开发成座座高楼,种了半辈子庄稼的父亲支起地摊就成了地地道道的修车匠。小学毕业的父亲看不懂机械图纸,一有空闲就爱拾掇自己的“大金鹿”。车把、车梁、轮圈、辐条天天擦得锃亮,补胎、换件,凡事自己动手。没料到,摆弄来摆弄去,竟给失去土地的自己找到条谋生的羊肠小路。这一修就是五六年,这段废弃的铁道岔,这堵黑糊糊的旧砖墙,老朋友一样天天候着他,默默注视着车辆残缺不全的自行车,如何在他手里复活、旋转,再目送它们叮铃铃走远……

西天的晚霞刚收敛了羽翼,东天的月儿就慢悠悠从树梢后探出头来。送走最后一辆修好的自行车,父亲点起一支烟,慢慢吸着,把一件件工具收进木箱,搬到三轮车上。

5

“明儿星期六,上山玩儿的多,明儿早起,”临睡前母亲突然说:



牵着我的手重新许愿

“晌午不给你送饭了，早晨自己多带点。”

父亲坐在八仙桌边，一壶老干烘喝了一晚上。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开得声音很小，很快父亲也打起盹来，熬不住也睡了。

父亲的鼾声响起来时，把月儿喊上了半空。月光静静地洒满了院子，照得窗台上的日历白亮亮的，上面赫然写着：

1994年7月22日 星期五

农历六月十四

甲戌年 辛未月 己酉日

明日大暑

月儿笑了，嘿嘿，25年前一根红线把他们拴在一起。过日子真像流水呢，叽里咕噜连轴转，一滚就是25年。他们可都老了，瞧鬓角那白色，瞧脸上的皱纹……

“早起……三儿上学……上海……”母亲翻了个身，嘴里咕咕哝哝一大串。月儿一愣神，没听懂，退出窗外，又冷着脸挂在青黑的夜空。



岁月的眼神

冉令香

总有些眼神悄无声息就将人生的积淀收藏了。当你无意间对视每晚面对你的台灯,它柔和的光晕一不留神就翻阅了你一天的疲惫和欢欣。当你凭窗眺望枝叶间叽喳腾跃的麻雀,它们欢悦的眼神便与你共享灿烂的霞光和暖暖的余晖。你也许对周围那些错落点缀的树木花草熟视无睹,它们周而复始的叶绿叶黄,却蕴藏着季节更迭闪烁的眼神。我70岁的老父亲一直在一双眼睛的温情关注下,一晃三十多年了,他老人家竟然没有觉察。那是一双岁月流淌的眼神啊,终日追随着父亲奔波劳碌的脚印。

清晨,绿漆小铁门“嚯唧”一声开了,两只大白塑料桶,一左一右往后车座上一挂,父亲将草绿电动车推出小屋,“唧”一声鸣笛,骑车去长寿桥灌山泉水了。狭小的储藏室又陷入浓浓的黑暗,大金鹿的睡眠就像父亲一样越来越少了,天天闷在这小黑屋里也不想睡,一遍遍打量着身边老态龙钟的弟兄们;车梁兄本来就黑,“大金鹿”三个金字早磨没了模样,灰头土脸靠着墙角整天睡不醒。车把老弟满身锈斑,一天到晚趴在工具箱上,头都懒得抬。它们哪一个有老眼尽职尽责?它虽靠着墙根儿,心有余而力不足,却忠心耿耿,时刻瞪圆了眼看着父亲进进出出。父亲的秘密及所有喜怒哀乐全在老眼那儿装着呢。

那是三十多年前吧,父亲推着大金鹿一进家门,我们姐弟四个欢蹦乱跳围上来,大弟晃铃铛,小弟转蹬子。姐姐当天就钩了一套黑毛线流苏花边,裹护住车梁。我把两块金黄的锡纸缠在锃亮的辐条上,两个车轮更加明眸闪烁,顾盼生辉。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村能买上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或手表、录音机的家庭屈指可数。“三转一提溜,不要废品和两头”,这是眼眶子高的姑娘找婆家的最理想选择。作为“三转”之中的一转,我家的



大金鹿曾被相亲的人家借去,堂而皇之地摆着充面子,享受着那些艳羡的眼神。至于“废品”和“两头”,那时中国人口呈爆炸式增长,哪家不是老老少少一大家呢?大金鹿自进了我家,就成了父亲的铁杆朋友。

老家地处泰山西麓丘陵地带的鱼池村西头。我们村沾着“鱼”的腥味,却长年缺水,村西的山坡地更是靠天播种。自来水没接通前,鱼池村人吃水要到三四里地外的机井去挑,我从9岁就学挑水,水桶擦着地皮一路泼洒,进家能有小半桶水就算是侥幸。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鱼池村无水可靠,北西南三面环山,啃山头自然成了村人脱贫致富的主要通道。那些年,山脚下的碎石场、水泥厂几乎聚集了全村的青壮年劳力,蚕食桑叶一样把一个个山头啃噬消化掉了。如今一座座山头佝偻下去了,堆在更加空旷的野地,村民干瘪的腰包也没见鼓起多少。

大金鹿天天驮着大锤、钢钎、炸药,陪父亲到四五里地外的山窝里开山采石。抡圆的大锤牵引着父亲肌肉隆起的铁臂;起伏的腰背下金石撞击,钢钎铿锵,一寸一寸嵌入岩石;开山炮一声怒吼冲出石窝,轰隆隆震耳欲聋,掀起半空的石块夹杂着黄泥落满山坡。唯有游荡在碧空的骄阳不露声色,静静俯瞰山坡石窝里忙碌如蚁的人们。

傍晚,夕阳衔山,羊群归圈,昏鸦伴着炊烟在村里起落的时候,父亲的汗流干了,浓密的黑发、破旧的衣裤落满了厚厚的石面粉尘,遮不住的疲惫、抗不住的饥饿突袭而来。大金鹿虽然躲在石屋一整天,依然满身尘埃,面目全非。它和父亲相互依赖,在崎岖的黄泥路上颠簸着,慢腾腾转回家。夜露濡湿了大金鹿沉重滚动的双眼,钢钎与岩石的撞击依然灌满父亲的双耳。

酷热的夏天,男人们只穿一件短裤,推着一车车石料填进碎石机,轰隆隆几声吼铁肚皮就空了,石屑粉尘腾起遮天迷雾。轰隆山响的机器一转就是一天,他们就在滚滚尘雾里湮没一整天。夜幕中,那些疲惫晃动的肉体覆满“寒霜”,只有滚动的黑眼珠告诉你,那是人!旋转的机器榨取着村人的血汗,无情的石屑粉尘蚕食着人们的健康。碎石场周围的野草,岩缝里顽强生长的酸枣、荆棵,终年覆盖着厚厚的白石面,只有暴雨后才能看出青枝绿叶。